

明清言情世情小说合集

言
情

世
情

第四卷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〔清〕李渔著

十二楼

张鸿伟
点校

序

觉道人山居稽古，得楼之事类，凡十有二。其说咸可喜。推而广之，于劝惩不无助。于是新编《十二楼》，复裒然成书。手以视余，且属言其端。余披阅一过，喟然叹觉道人之用心，不同于恒人也！

盖自说部逢世，而侏儒牟利。苟以求售，其言猥褻鄙靡，无所不至，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。即或志存扶植，而才不足以达其辞，趣不足以辅其理，块然幽闷，使观者恐卧，而听者反走，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！

今是编以通俗语言，鼓吹经传；以入情啼笑，接引顽痴：殆老泉所谓“苏、张无其心，而龙、比无其术者”欤？

夫妙解连环，而要之不诡于大道。即施、罗二子，斯秘未睹，况其下者乎？语云：“为善如登。”觉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，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。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，而贺登天之易，厥功伟矣！道人尝语余云：“吾于诗文，非不究心，而得志愉快，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。”嗟乎！诗文之名诚美矣，顾今之为诗文者，岂诗文哉？是曾不若吹篴蹴鞠，而可以傲入神之艺乎？吾谓与其以诗文造业，何如以稗史造福；与其以诗文貽笑，何如以稗史名家。

昔李伯时工绘事而好画马，罢秀师呵之，使画大士。今觉道人之稗史，固画大士者也。吾愿从此益为之不倦，虽四禅天不难到，岂第十二楼哉。

顺治戊戌中秋日钟离瀋水题。

第四卷分目

- 《十二楼》 (1—176)
- 《二刻醒世恒言》 (1—176)
- 《雪月梅》 (1—262)
- 《五美缘》 (1—249)
- 《婆罗岸全传》 (1—100)
- 《飞花艳想》 (1—82)
- 《青楼梦》 (1—268)

序	(1)
合影楼	(1)
第 一 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	(1)
第 二 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	(5)
第 三 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	(9)
夺锦楼	(15)
第 一 回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命	(15)
三与楼	(24)
第 一 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	(24)
第 二 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	(29)
第 三 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	(34)
夏宜楼	(38)
第 一 回 浴荷池女伴肆顽皮 慕花容仙郎驰远目	(38)
第 二 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造物留情	(43)
第 三 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圆妙谎密疏一篇	(48)
归正楼	(54)
第 一 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恃精详金银两失	(54)
第 二 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散多金善心陡发	(60)
第 三 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施妙术殿起双层	(64)
第 四 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	(68)
萃雅楼	(73)
第 一 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	(73)

第 二 回	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	(78)
第 三 回	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阉人图报复遗尿溺 以酬涎	(83)
拂云楼	(88)
第 一 回	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娉婷丑妻出丑	(88)
第 二 回	温旧好数致殷勤 失新欢三遭叱辱	(92)
第 三 回	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	(97)
第 四 回	鬻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言谋差相佳婿	(101)
第 五 回	未嫁夫先施号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	(105)
第 六 回	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移奸作荇亏人改作完人	(109)
十香楼	(112)
第 一 回	不糊涂醉仙题额 难摆布快婿完姻	(112)
第 二 回	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	(116)
鹤归楼	(120)
第 一 回	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风流偏来绝色	(120)
第 二 回	帝王吃臣子之醋 闺房罢枕席之欢	(124)
第 三 回	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	(128)
第 四 回	亲姊妹迥别荣枯 旧夫妻新偕伉俪	(134)
奉先楼	(140)
第 一 回	因逃难诧妇生儿 为全孤劝妻失节	(140)
第 二 回	几条铁索救残生 一道麻绳完骨肉	(144)
生我楼	(149)
第 一 回	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	(149)
第 二 回	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	(152)
第 三 回	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	(156)
第 四 回	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	

.....	(160)
闻过楼	(163)
第 一 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	(163)
第 二 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	(167)
第 三 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讹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	(171)

合影楼

第一回

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

词云：

世间欲断钟情路，男女分开住。掘条深堑在中间，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。堑深又怕能生事，水满情偏炽。绿波惯会做红娘，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。

右调《虞美人》

这首词，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，件件可以消除；独有男女相慕之情，枕席交欢之谊，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。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，莫道家法无所施，官威不能摄，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，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，日月星辰皆为矢石，他总是拼了一死，定要去遂心了愿。觉得此愿不了，就活上几千岁，然后飞升，究竟是个鳏寡神仙。此心一遂，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，也还是个风流鬼魅。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，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。所以惩奸遏欲之事，定要行在未发之先。未发之先，又没有别样禁法，只是严分内外，重别嫌疑，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。

儒书云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道书云：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”这两句话，极讲得周密。男子与妇人，亲手递一件东西，或是相见一面，他自他，我自我，有何关碍，这等防得森严？要晓得古圣先贤，也是有情有欲的人，都曾经历过来，知道一见了面，一沾了手，就要把无意之事，认作有心，不容你自家做主，要颠倒错乱起未。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，递与男子，过手的时节，或高或下，或重或轻，总是出子无意。当不得那接手的人，常要画蛇添足：轻的说他故示温柔；重的说他有心戏谑；高的说他提心在手，何异举案齐眉；下的说他借物丢情，不啻抛球掷果。想到此处，就不好辜其来意，也要弄些手势答他。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。这本风流戏文，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。

至于男女相见，那种眉眼招灾、声音起祸的利害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只是

不见不亲的妙。不信，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：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，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，何曾知道男子面黄而白？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，立在郭令公身畔，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？只为家主公要卖弄豪华，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，不想他五个指头、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。及至机心一动，任你铜墙铁壁，也禁他不住。私奔的私奔出去，窃负的窃负将来。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，使他“授受不亲”，“不见可欲”，那有这般不幸之事？

我今日这回小说，总是要使齐家之人。知道防微杜渐，非但不可露形，亦且不可露影，不是单阐风情，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。

元朝至正年间，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：一姓屠，一姓管。姓屠的由黄甲起家，官至观察之职；姓管的由乡贡起家，官至提举之职。他两个是一门之婿，只因内族无子，先后赘在家中。才情学术，都是一般，只有心性各别：管提举古板执拗，是个道学先生；屠观察跌荡豪华，是个风流才子。两位夫人的性格，起先原是一般，只因各适所天，受了刑于之化，也渐渐的相背起来：听过道学的，就怕讲风情；说惯风情的，又厌闻道学。这一对连襟、两个姊妹。虽是嫡亲瓜葛，只因好尚不同，互相贬驳，日复一日，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。起先还是同居，到了岳丈、岳母死后，就把一宅分为两院。凡是界限之处，都筑了高墙，使彼此不能相见。独是后园之中，有两座水厠：一座面西的，是屠观察所得；一座面东的，是管提举所得。中间隔着池水，正合着唐诗二句：

遥知杨柳是门处，似隔芙蓉无路通。

陆地上的界限，都好设立墙垣，独有这深水之中，下不得石脚，还是上连下隔的。

论起理来，盈盈一水，也当得过黄河天堑？当不得管提举多心，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，窥视他的姬妾。就不惜工费，在水底下立了石柱，水面上架了石板，也砌起一带墙垣，分了彼此，使他眼光不能相射。从此以后，这两分人家，莫说男子与妇人，终年不得谋面；就是男子与男子，一年之内，也会不上一两遭。

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，名曰珍生；管提举生有一女，名曰玉娟；玉娟长珍生半岁。两个的面貌，竟象一副印板印下来的。只因两位母亲，原是同胞姊妹，面容骨格，相去不远，又且娇媚异常。这两个孩子，又能各肖其母，在襁褓的时节，还是同居，辨不出谁珍谁玉。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，抱在怀中喂奶；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，搂在身边睡觉。后来竟习以为常，

两母两儿互相乳育。有《诗经》二句道得好：

螟蛉有子，式穀似之。

从来孩子的面貌，多肖乳娘，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。

同居之际，两个都是孩子，没有知识，面貌象与不象，他也不得而知。直到分居析产之后，垂髫总角之时，听见人说，才有些疑心，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，以验人言之确否。却又咫尺之间，分了天南地北，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。再过几年，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面合，时常对着镜子，赏鉴自家的面容，只管啧啧赞赏道：“我这样人物，只说是天下无双，人间少二的了，难道还有第二个人，赶得我上不成？”他们这番念头，还是一片相忌之心，并不曾有相怜之意。只说九分相合，毕竟有一分相歧。好不到这般地步，要让他独擅其美。那里知道，相忌之中，就埋伏了相怜之隙，想到后面做出一本风流戏来。

玉娟是个女儿，虽有其心，不好过门求见。珍生是个男子，心上思量道：“大人不相合，与我们孩子无干。便时常过去走走，也不失亲亲之义。姨娘可见，表妹独不可见乎？”就忽然破起格来，竟走过去拜谒。那里知道，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。却象知道的一般，竟写几行大字，贴在厅后道：

凡系内亲，勿进内室。本衙止别男妇，不问亲疏，各宜体谅。

珍生见了，就立住脚跟，不敢进去。只好对了管公，请姨娘、表妹出来拜见。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，连“小姐”二字，绝不提起。及至珍生再请，他又假示龙钟，茫然不答。珍生默喻其意，就不敢固请，坐了一会，即便告辞。

既去之后，管夫人问道：“两姨姊妹，分属表亲，原有可见之理，为甚么该拒绝他？”管公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‘男女授受不亲’这句话头，单为至亲而设；若还是陌路之人，他何由进我的门，何由入我的室？既不进门入室，又何须分别嫌疑？单为碍了亲情，不便拒绝，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。这分别嫌疑的礼数，就由此面起。别样的瓜葛，亲者自亲，疏者自疏，皆有一定之理。独是两姨之子，姑舅之儿，这种亲情，最难分别：说他不是兄妹，又系一人所出，似有共体之情；说他竟是兄妹，又属两姓之人，并无同胞之义。因在似亲似疏之间，古人委决不下，不曾注有定仪，所以泾渭难分。彼此互见，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。历观野史传奇，儿女私情，大半出于中表，皆因做父母的，没有真知灼见，竟把他当了兄妹，穿房入户，难以提防，所以混乱至此。我乃主持风教的人，岂可不加辨别，仍蹈世俗之陋规乎！”夫人听了，点头不已，说他讲得极是。

从此以后，珍生断了痴想，玉娟绝了妄念，知道家人的言语印正不来。随他象也得，不象也得；丑似我也得，好似我也得，一总不去讨论他。

偶然有一日，也是机缘凑巧，该当遇合。岸上不能相会，竟把两个影子，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。有一首现成绝句，就是当年的情景。其诗云：

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

水晶帘动微风起，并作南来一味凉。

时当中夏，暑气困人，这一男一女，不谋而合都到水阁上纳凉。只见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把两座楼台的影子，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。玉娟小姐定睛一看，忽然惊讶起来道：“为甚么我的影子，倒去在他家？形影相离，大是不祥之兆。”疑惑一会，方才转了念头，知道这个影子。就是平时想念的人：“只因科头而坐，头上没有方巾，与我辈妇人一样，又且面貌相同，故此疑他作我。”想到此处，方才要印正起来，果然一线不差，竟是自己的模样。既不能勾独擅其美，就来免要同病相怜，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。

却说珍生倚栏而坐，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，不觉惊喜跳跃，凝眸细认一番，才知道人言不谬。风流才子的公郎，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：意气多而涵养少。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，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，对着影子，轻轻的唤道：“你就是玉娟姐姐么？好一副面容，果然与我一样。为甚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？”说话的时节，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，却象要捞起影子，拿来受用的一般。

玉娟听了此言，看了此状，那点亲爱之心，就愈加款动起来。也想要答他一句，回他一手，当不得家法森严；逾规越检的话，从来不曾讲过；背礼犯分之事，从来不曾做过，未免有些碍手碍口。只好把满腹衷情，付之一笑而已。屠珍生的风流诀窍，原是有传受的。但凡调戏妇人，不问他肯不肯，但看他笑不笑。只消朱唇一裂，就是好音。这副同心带儿，已结在影子里面了。

从此以后，这一男一女，日日思想纳凉，时时要来避暑。又不许丫鬟伏侍，伴当追随，总是孤凭画阁，独倚雕栏，好对着影子说话。大约珍生的话多，玉娟的话少，只把手语传情，使他不言而喻。恐怕说出口来，被爷娘听见，不但受鞭箠之苦，亦且有性命之忧。

这是第一回，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，虚空摹拟的情节。但不知见形之后，实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

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，终日在影里盘桓，只可恨隔了危墙，不能勾见面。偶然有一日，玉娟因睡魔缠扰，起得稍迟，盥栉起来，已是巳牌时候。走到水阁上面，不见珍生的影子，只说他等我不来，又到别处去了。谁想回头一看，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。立在他玉体之后，张开两手，竟要来搂抱他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，乘他未至，预先赴水过来，藏在隐僻之处，等他一到，就钻出来下手。

玉娟是个胆小的人，要说句私情话儿，尚且怕人听见。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，做那不尴不尬的事，没有人捉奸之理？就大叫一声“呵呀”，如飞避了进去。一连三五日，不敢到水阁上来。看官，要晓得这香举动，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，闺门谨飭的效验。不然，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。这段奸情，不但在影似之间面已了。

珍生见他喊避，也吃了一大惊，翻身跳入水中，踉跄而去。

玉娟那番光景，一来出于仓皇，二来迫于畏惧，原不是有心拒绝他。过了几时，未免有些懊悔，就草下一幅诗笺，藏在花瓣之内。又取一张荷叶，做了邮筒，使他入水不濡。张见珍生的影子，就丢下水去道：“那边的人儿，好生接了花瓣。”

珍生听见，惊喜欲狂，连忙走下楼去，拾起来一看，却是一首七言绝句。其诗云：

绿波摇漾最关情，何事虚无变有形？

非是避花偏就影，只愁花动动金铃。

珍生见了，喜出望外，也和他一首，放在碧筒之上，寄过去道：

惜春虽爱影横斜，到底如看梦里花。

但是冰肌亲玉骨，莫将修短问韶华。

玉娟看了此诗，知道他色胆如天，不顾生死，少不得还要过来，终有一场奇祸。又取一幅花笺，写了几行小字，去禁止他道：

初到止于惊避，再来未卜存亡。

吾翁不类若翁，我死同于汝死。

戒之，慎之！

珍生见他回得决裂，不敢再为佻达之词，但写几句恳切话儿，以订婚姻之约。其字云：

家范固严，杞忧亦甚。既杜桑间之约，当从冰上之言。所虑吴越相街，失陈难合，尚俟徐覩动静，巧觅机缘。但求一字之贞，便矢终身之义。

玉娟得此，不但放了愁肠，又且合他本念，就把婚姻之事，一口应承，复他几句道：

既删《郑》《卫》，当续《周南》。愿深“寤寐”之求，勿惜“参差”之采。此身有属，之死靡他。倘背厥天，有如皎日！

珍生览毕，欣慰异常。

从此以后，终日在影中问答，形外追随。没有一日，不做几首情诗。做诗的题目，总不离一个“影”字。未及半年，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，题曰《合影编》。放在案头，被父母看见，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。不惟善读父书，亦且能成母志，倒欢喜不过，要替他成就姻缘。只是逆料那个迂儒，断不肯成人之美。

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，姓路，字子由，做了几任有司，此时亦在林下。他的心体，绝无一毫沾滞。既不喜风流，又不讲道学。听了迂腐的话，也不见攒眉；闻了鄙亵之言，也未尝洗耳。正合着古语一句：“在不夷不惠之间。”故此与屠、管二人都相契厚。屠观察与夫人商议，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。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，说：“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，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，使冰炭化为水乳，方能有济。”路公道：“既属至亲，原该缔好。当效犬马之力。”

一日，会了提举，问他：“令爱芳年，曾否许配？”等他回了几句，就把观察所托的话，婉婉转转说去说他。管提举笑而不答。因有笔在手头，就写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：

素性不谐，矛盾已久。方著绝交之论，难遵缔好之言。欲求亲上加亲，何啻梦中说梦。

路公见了，知道他不可再强，从此以后，就绝口不提。走去回复观察，只说他坚执不允；把书台回复的狠话，隐而不传。

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，要替儿子别娶。又闻得人说路公有个螟蛉之女，小字锦云，才貌不在玉娟之下。另央一位冰人，走去说合。路公道：“婚姻大事，

不好单凭己意，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婚。没有刑伤损克，方才好许。”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，封与媒人送去。路公拆开一看，惊诧不已。原来珍生的年庚，就是锦云的八字。这一男一女，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。路公道：“这等看来，分明是天作之合，不由人不许了，还有甚么狐疑？”媒人照他的话过来回复。观察夫妇欢喜不了，就瞒了儿子，定下这头亲事。

珍生是个伶俐之人，岂有父母定下婚姻，全不知道的理？要晓得这位郎君，自从遇了玉娟，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。影子便活泼不过，那副形骸肢体竟象个死人一般：有时叫他也不应，问他也不答。除了水阁不坐，除了画栏不倚。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，又不许一人近身。所以家务事情无由入耳，连自己婚姻定了多时，还不知道。倒是玉娟听得人说，只道他背却前盟，切齿不已，写字过来怨恨他，他才有些知觉。走去盘问爷娘，知道委曲，就号啕痛哭起来，竟象小孩子撒赖一般，倒在爷娘怀里。要死要活，硬逼他去退亲。又且痛恨路公，呼其名而辱骂说：“姨丈不肯许亲，都是他的鬼话。明明要我做女婿，不肯让与别人，所以借端推托。若央别个做媒，此时成了好事，也未见得。”千乌龟，万老贼，骂个不了。观察要把大义责他，只因骄纵在前，整顿不起。又知道：“儿子的风流，原是看我的样子。我不能自断情欲，如何禁止得他？”所以一味优容，只劝他：“暂缓愁肠，待我替你画策。”珍生限了时日，要他一面退亲，一面图谋好事；不然，就要自寻短计，关系他的宗祧。

观察无可奈何，只得负荆上门，预先请过了罪，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直告路公。路公变起色来道：“我与你是何等人家，岂有结定婚姻，又行反覆之理！亲友闻之，岂不唾骂。令郎的意思，既不肯与舍下联姻，毕竟心有所属，请问要聘那一家？”观察道：“他的意思，注定在管门。知其必不可得，决要希图万一，以俟将来。”路公听了，不觉掩口而笑，方才把那口说亲、书台回覆的狠话直念出来。观察听了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叹口气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豚儿的性命决不能留，小弟他日必为‘若敖之鬼’矣。”路公道：“为何至此？莫非令公郎与管小姐有了甚么勾当，故此分拆不开么？”观察道：“虽无实事，颇有虚情。两副形骸，虽然不曾会合；那一对影子，已做了半载夫妻。如今情真意切，实是分拆不开。老亲翁何以救我？”说过之后，又把《合影编》的诗稿递送与他，说是一本风流孽帐。

路公看过之后，怒了一回，又笑起来道：“这桩事情，虽然可恼，却是一种佳话。对影钟情，从来未有其事，将来必传。只是为父母的不该使他至此。

既已至此，那得不成就他？也罢，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来，成就这桩好事。宁可做小女不着，冒了被弃之名，替他别寻配偶罢。”观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尽。”

观察别了路公，把这番说话报与儿子知道。珍生转忧作喜，不但不骂，又且歌功颂德起来。终日催促爷娘，去求他早筹良计。又亲自上门，哀告不已。路公道：“这桩好事不是一年半载做得来的，且去准备寒窗，再守几年孤寡”

路公从此以后，一面替女儿别寻佳婿，一面替珍生巧觅机缘。把梅亲的来历在家人面前绝不提起。一来虑人笑耻，二来恐怕女儿知道，学了人家的样子，也要不尴不尬起来。倒说女婿不中意，恐怕误了终身，自家要梅亲别许。那里知道儿女心多，倒从假话里面弄出真事故来。

却说锦云小姐，未经梅议之先，知道才郎的八字与自己相同，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，方且自庆得人，巴不得早完亲事。忽然听见梅亲，不觉手忙脚乱。那些丫鬟侍妾，又替他埋怨主人说：“好好一头亲事，已结成了，又替他拆开！使女婿上门哀告，只是不许。既然不许，就该断绝了他。为甚么又应承作伐，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婿送与别人！”锦云听见，痛恨不已。说：“我是他螟蛉之女，自然痛痒不关。若还是亲生自养，岂有这等不情之事！”恨了几日，不觉生起病来。俗语讲得好：

说不出的，才是真苦。

挠不着的，才是真痛。

他这番心事，说又说不出，只好郁在胸中，所以结成大块，攻治不好。

男子要离绝妇人，妇人反思念男子，这种相思，自开辟以来不曾有人害得。看官们看到此处，也要略停慧眼，稍掬愁眉，替他存想存想。且看这番孽障，后来如何结果。

第三回

墮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

却说管提举的家范原自严谨，又因路公来说亲，增了许多疑虑。就把墙垣之下、池水之中，填以瓦砾，覆以泥土，筑起一带长堤。又时常着人伴守，不容女儿独坐。从此以后，不但形骸隔绝，连一对虚空影子，也分为两处，不得相亲。珍生与玉娟，又不约而同做了几首《别影》诗附在原稿之后。

玉娟只晓得珍生别娶，却不知道他悔亲，深恨男儿薄幸，背了盟言，误得自己不上不下。又恨路公怀了私念，把别人的女婿攘为己有，媒人不做，反倒做起岳丈来。可见说亲的话，并非忠言，不过是勉强塞责，所以父亲不许，一连恨了几日，也渐渐的不茶不饭，生起病来。

路小姐的相思，叫做错害。管小姐的相思，叫做错怪。害与怪虽然不同，其错一也。更有一种奇怪的相思，害在屠珍生身上，一半象路，一半象管，恰好在错害、错怪之间。

这是甚么原故？他见水中墙下筑了长堤，心上思量道：“他父亲若要如此，何不行在砌墙立柱之先？还省许多工料。为甚么到了此际，忽然多起事来？毕竟是他自己的意思，知道我聘了别家，竟要断恩绝义，倒在爷娘面前讨好，假妆个贞节妇人，故此叫他筑堤，以示诀绝之意，也未见得。我为他做了义夫，把说成的亲事都回绝了，依旧要想娶他。万一此念果真，我这段痴情向何处着落？闻得路小姐娇艳异常，他的年庚，又与我相合，也不叫做无缘。如今年庚相合的，既回了去；面貌相似的，又娶不来：竟做了一事无成，两相耽误，好没来由。”只因这两条错念，横在胸中，所以他的相思，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诧异。想到玉娟身上，就把锦云当了仇人，说他是起祸的根由，时常在梦中咒骂；想到锦云身上，又把玉娟当了仇人，说他是误人的种子，不住在暗里唠叨。弄得父母说张不是，说李不是，只好听其自然。

却说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，路公择婿之念愈坚；路公择婿之念愈坚，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。路公不解其意，只说他年大当婚，恐有失时之叹，故此忧郁成病。只要选中才郎，成了亲事，他自然勿药有喜。所以分付媒婆，引了男子上门，终朝选择。谁想引来的男子，都是些魑魅魍魉，丫鬟见了一个，走进去形容体态，定要惊个半死。惊上几十次，那里还有魂灵，止剩得几茎

残骨，一副枯骸，倒在床褥之间，恹恹待毙。

路公见了，方才有些着忙，细问丫鬟，知道他得病的来历，就翻然自悔道：“妇人从一而终，原不该悔亲别议。他这场大病，倒害得不差，都是我做爷的不是。当初屠家来退亲，原不该就许。如今既许出口，又不好再去强他。况且那桩好事，我已任在身上，大丈夫千金一诺，岂可自食其言？只除非把两头亲事合做一头，三个病人串通一路，只瞒着老管一个，等他自做恶人。直等好事做成，方才使他知道。到那时节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要强也强不去了。只是大小之间，有些难处。”仔细想了一回，又悟转来道：“当初娥皇、女英，同是帝尧之女，难道配了大舜，也分个妻妾不成？不过是姊妹相称而已。”

主意定了，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儿，一面请屠观察过来商议说：“有个两便之方，既不令小女二天，又不使管门失节。只是令郎有福，忒煞讨了便宜，也是他命该如此。”观察喜之不胜，问他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路公道：“贵连襟心性执拗，不便强之以情，只好欺之以理。小弟中年无子，他时常劝我立嗣。我如今只说立了一人，要聘他女儿为媳。他念相与之情，自然应许。等他许定之后，我又说小女尚未定人，要招令郎为婿，屈他做个四门亲家，以终夙昔之好。他就要断绝你，也却不得我的情面。许出了口，料想不好再许别人。待我选了吉日，只说一面娶亲，一面赘婿，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，使他各畅怀来，岂不是桩美事？”屠观察听了，笑得一声，不觉拜倒在地。说他“不但有回天之力，亦且有再造之恩。”感颂不了。就把异常的喜信，报与儿子知道。

珍生正在两忧之际，得了双喜之音，如何跳跃得住。他那种诧异相思，不是这种诧异的方术也医他不好。锦云听了丫鬟的话，知道改邪归正，不消医治，早已拔去病根。只等那一男一女过来就他，好做女英之姊，大舜之妻。此时，三个病人好了两位，只苦得玉娟一个，有了喜信，究竟不得而知。

路公会着提举，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笼络他。管提举见女儿病危，原有早定婚姻之意，又因他是契厚同年，巴不得联姻缔好，就满口应承，不作一毫难色。路公怕他食言，隔不上一两日，就送聘礼过门。纳聘之后，又把招赘珍生的话吐露出来。管提举口虽不言，心上未免不快，笑他明于求婚，暗于择婿，前门进人，后门入鬼，所得不偿所失。只因成事不说，也不去规谏他。

玉娟小姐见说自己的情郎赘了路公之女，自己又要嫁人路门，与他同在一处，真是羞上加羞，辱中添辱，如何气愤得了。要写一封密札寄与珍生，说明自家的心事，然后去赴水悬梁，寻个自尽。当不得丫鬟厮守，父母提防，不但没有寄书之人，亦且没有写书之地。